

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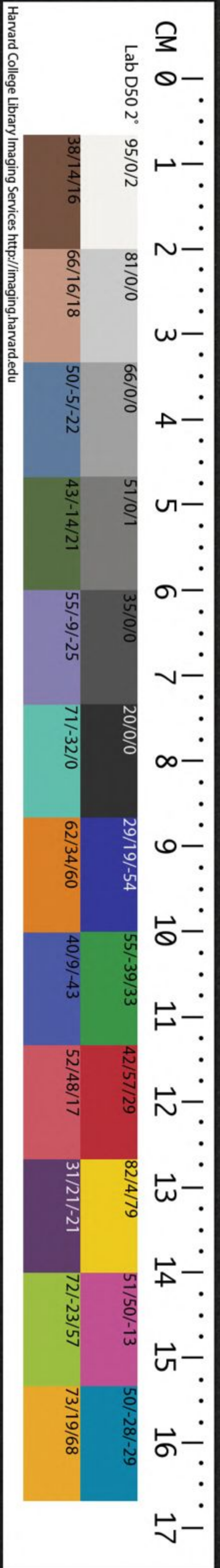
卷九十五之九十九



41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志卷第四十八

宋史九十五

宋史九十五
國書館珍藏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河渠五

漳河 滹沱河 塘灤 綠邊 諸水

御河

河北諸水

岷江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洛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合流其後變徙入于大河神宗熙寧三年詔程昉同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相視四年開修役兵萬人衰一百六十里帝因與大臣論財用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

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勞民先王所謹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會京東河北大風三月詔曰風變異常當安靜以應天災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中書格詔不下尋有旨權令罷役程昉憤恚遂請休退朝廷令以都水丞領淤田事於河上五月御史劉摯言昉等開修漳河凡用九萬夫物料本不預備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逼人夫夜役踐蹂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而昉等妄奏民間樂於工役河北廂軍剗刷都盡而昉等仍乞於洛州調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切擾攘至於如此乞重行貶竄以謝疲民中丞楊繪亦以爲言王安石爲昉辨說甚力後卒開之五年工畢昉與大理寺丞李宜之知洛州黃秉推恩有差七年六月知冀州王慶民言州有小漳河向爲黃河北流所壅今河已東乞開濬詔外都水監相度而已

滹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祈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

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爲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爲便順而屯田司懼填添塘樂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寧中程昉於真定府中渡一繫浮梁增費數倍旣非形勢控扼船渡從之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于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雖於河流爲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工尤多不若開烏欄堤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

入五股河復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糴便糧草度
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
洛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以寒食後入役三年正月
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
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
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州舊以次邊未
嘗差夫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後入役此滿
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庠相度如可就
寒食前入役卽亟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量減差夫
而輟修塘堤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運

通流不宜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千
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提
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闕遷宮苑
副使四年命昉爲都大提舉黃御等河八年昉與劉
增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濬引大河水注
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其利有
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
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
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
門啓閉無衝注於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

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九年秋昉奏畢功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功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卽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

濬况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觀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及壞久來行運儻謂通江淮之漕卽尤不然自江浙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於北京自北京和雇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却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堤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踈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脩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柰何反欲開

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脩固御河提防方議開置河口况御河堤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湏如汴岸增脩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疆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爲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爲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牖例放舟船實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

至應接沿邊權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牖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纜百餘日所過船楫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滄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

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牐之地纔及隄身之半詢之士人云自慶曆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礮水暴漲則河身乃在牐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楫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

論究極利病咸以爲葺故堤堰新口存新牐而勿治庶可以銷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元豐五年提舉河北黃河堤防司言御河狹隘堤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旣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爲漲水所冒亦或湮沒哲宗紹聖三年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

始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
開導徽宗崇寧元年冬詔俟臨同北外都水丞司開
臨清縣埧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
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軍積水入御河枯
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
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
畢漲水復壞之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
御河東堤爲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
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埧官兵
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強上埧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

柳爲椿木

塘灤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河北屯田司緣邊安
撫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
淺深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
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爲
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
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渠爲一水西合
鵝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爲一水衡廣
一百二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
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汶淀得

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爲一水衡廣七
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
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砦合糧料淀迴淀爲一
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
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德中契丹南牧以霸州信
安軍爲歸路東南起保安軍西北雄州合百水淀黑
羊淀小蓮花淀爲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
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
蓮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池淀疇淀白羊淀爲一水
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

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合齊女淀
勞淀爲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
三尺或一丈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
河爲塘衡廣三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
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鷄距泉尚泉爲稻田方田衡廣
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黃懋
爲判官始開置屯田築堤儲水爲阻固其後益增廣
之凡並邊諸河若滹沱胡盧永濟等河皆匯于塘天
聖以後相循而不廢仍領于沿邊屯田司而當職之
吏各從其所見或曰有兵將在契丹來云無所事塘

自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爲根本或者則曰河朔幅員二千里地平夷無險阻契丹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爲兩岐而朝廷以契丹出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

仁宗明道二年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曰臣嚮爲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嘗陳備邊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爲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爲扼塞臣聞太宗朝嘗有建請置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此以引水植稻爲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爲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鷄距泉水注溝中地高

則用水車汲引灌溉甚便願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
懷敏共主其事數年之後必有成績帝遂密敕平與
懷敏漸建方田侍禁劉宗言又奏請種木于西山之
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契丹也後劉平去真定懷敏
猶領屯田司塘日益廣至吞沒民田蕩溺丘墓百姓
始告病乃有盜決以免水患者懷敏奏立法依盜決
堤防律景祐二年懷敏知雄州又請立木爲水則以
限盈縮寶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於
石塚口導永濟河水以注緣邊塘泊請免所經民田
稅從之時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

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慶曆二年三月己巳
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十縣且曰營築長堤填塞隘
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旣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
睦四月庚辰復書曰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
之餘大爲衍溢之患旣非䟽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
以虧信睦遼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灤何
爲者哉一葦可杭投筭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
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帝問王拱辰
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誇言
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遼騎也帝深

然之七月契丹復議和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畝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各不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是歲劉宗言知順安軍上言屯田司濬塘水漂招賢鄉六千戶五年七月初與契丹約罷廣兩界塘淀約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以毋張皇使契丹有詞而葛懷敏獨治塘益急是月懷敏密奏曰前轉運使沈邈開七汲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順安軍劉宗言閉五門幘頭港下赤大渦柳林口漳河水不使

入塘臣已復通之令注白羊淀矣邈宗言明黨沮事如此不譴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口者重責之嘉祐中御史中丞韓絳言宣祖已上本籍保州懷敏廣塘水侵皇朝遠祖墳近聞詔旨以錢二百千賜本宗使易葬此虧薄國體尤甚物論駭嘆願請州縣屏水患而已知雄州趙滋言屯田司當徐河間築堤斷水塘堤具存可覆視也宜開水竇六十尺修石限以節之咸可其奏八年河北提點刑獄張問言視八州軍塘出土爲堤以畜西山之水涉夏河溢而民田無患亦施行焉神宗熙寧元年正月復

汾州西河灤灤舊在城東圍四十里歲旱以溉民田
雨以瀦水又有蒲魚芟芟之利可給貧民前轉運使
王沿廢爲田人不以爲便至是知雜御史劉述請復
之是歲又遣程昉諭邊臣營治諸灤以備守禦五年
東頭供奉官趙忠政言界河以南至滄州凡二百里
夏秋可徒涉遇冬則冰合無異平地請自滄州東接
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棗數年之間可限契丹然後
施力耕種益出租賦以助邊儲詔程昉察視利害以
聞六年五月帝與王安石論王公設險守國安石曰
周官亦有掌同之官但多侵民田恃以爲國亦非計

也太祖時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軼他日樞密院
官言程昉放滹沱水大懼填淤塘灤失險固之利安
石謂滹沱舊入邊吳淀新入洪城淀均塘灤也何昔
不言而今言乎蓋安石方主昉等故其論如此六年
十二月癸酉命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閻士良專
興修樸椿口增灌東塘淀灤先是滄州北三堂等塘
灤爲黃河所注其後河改而灤塞程昉嘗請開琵琶
灣引河水而功不成至是士良請堰水絕御河引西
塘水灌之故有是命七年六月丁丑河北沿邊安撫
司上制置沿邊浚陂塘築堤道條式圖請付邊郡屯

田司又言於沿邊軍城植柳蒔麻以備邊用並從之
九年六月高陽關言信安乾寧塘灤昨因不收獨流
決口至今乾涸於是命河北東西路分遣監司視廣
狹淺深具圖本上年正月甲子詔比修築河北破
缺塘堤收匱水勢其信安軍等處因塘水減涸退出
田土已召人耕佃者復取之元豐三年詔諭邊臣曰
比者契丹出沒不常不可全恃信約以爲萬世之安
况河朔地勢坦平略無險阻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
水實爲礙塞卿等當體朕意協力增修自非地勢高
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廣用謹邊防盖功利近

在目前而不爲良可惜也六年十二月定州路安撫
使韓絳言定州界西自山麓東接塘淀綿地百餘里
可瀦水設險詔以引水灌田陂爲名哲宗元祐中大
臣欲回河東流者皆以北流壞塘灤爲言事見前篇
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詔曰瀦水爲塘以備汎濫留
屯營田以實塞下國家設官置吏專總其事州縣習
玩歲久隳壞其令屯田司循祖宗以來塘堤故迹修
治之毋得增益生事大抵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
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舟故指爲險固之地其後
淤澱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

自是堤防壞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爲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抵于遼境者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鷄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爲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爲副使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爲副使欲大興營田也先是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未嘗敢由此路入每歲數擾順安軍議者以爲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

洫益樹五稼所以實邊廩而限契丹雍熙後數用兵歧溝君子館敗衄之後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閑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營堡營田之議遂寢淳化二年從河北轉運使請自深州新砦鎮開新河導胡盧河水爲一派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運胡盧河源於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鎮入深州武疆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寧中內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遣官按視永靜軍判官林伸東

光縣令張言舉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昉言地勢最順宜無不便仍復遣劉璪李植躬考實而璪等卒如昉言伸等坐貶官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爲屯田用實軍廩且爲備禦焉初臨津令黃懋上封事盛稱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洎內供奉宮閤承翰殿直張從古同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事仍以懋爲六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所經畫悉如懋奏真宗咸平四年知靜戎軍王能請自姜女廟東決鮑河水北入咸臺淀又自靜戎之東引北注三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

而南又壅使北流而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復請自靜戎軍東擁鮑河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軍之西引入威虜軍置水陸營田於渠側濟等言役成可以達糧漕隔遼騎帝許之獨鹽臺淀稍高恐決引非便不從其議因詔莫州部署石普并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普引軍壁馬村以西開鑿深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壕溝悉如此則遼人倉卒難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轉運使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洩河至趙州有詔褒之三月西京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泥姑海口章口復置海作務

造舟令民入海捕魚因偵平州機事異日王師征討亦可由此進兵以分敵勢先是置船務以近海之民與遼人往還遼人嘗泛舟直入千乘縣亦疑有鄉導之者故廢務至是令轉運使條上利害既而以爲非便罷之景德元年北面都鈐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醜而爲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鷄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民灌溉饒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詔滄州乾寧軍謹視斗門水口壅潮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

溉陰四年五月知雄州李允則決渠爲水田帝以渠接界河罷之因下詔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事姑務息民自今邊城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得輒有濬治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涇原都鈐轄曹瑋言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濬爲渠令民導以溉田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渠入城民庶便之並詔嘉獎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僞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

水以限遼騎而已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陝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準敕相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白家塲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濬渠自陝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亂離迄今湮沒水甚淺涸舟楫不行詔三司相度以聞神宗即位志在富國故以劭農為先熙寧元年六月詔諸路監司比歲所在陂塘堙沒瀕江圩捍浸壞沃壤不得耕宜訪其可興者勸民興之具

所增田畝稅賦以聞一年十月權三司使吳充言前宜城令朱紘治平間修復木渠不費公家束薪斗粟而民樂趨之渠成溉田六千餘頃數邑蒙其利詔遷紘大理寺丞知比陽縣或云紘之木渠統山度溪以行水數勤民而終無功十一月制置三司條例司具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元無陂塘圩捍堤堰溝洫而可以創修或水利可及衆而為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遠為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通者縣有廢田曠土可糾合興修大川溝瀆淺塞荒穢合行濬導及

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廢壞可興治者各述所見編為圖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數經水害或地勢汗下雨潦所鍾要在修築圩埧堤防之類以障水澇或䟽導溝洫畎澮以泄積水縣不能辦州為遣官事關數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許貸常平錢穀給用初條例司奏遣劉彛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至是以條約頒焉秘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

為不耕之地觀其地勢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分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詔叔獻提舉開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監或以為非三年三月帝謂王安石韓絳曰都水沮壞淤田者以侵其職事爾安石曰必欲任屬當以楊汲為都水監今每事稟於沈立張鞏何能辦集七月帝聞淤田多浸民田稼屋宇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道以說者為妄八月叔獻汲並權都水監丞提舉沿汴淤田九月戊申遣殿中

丞陳世脩乘驛經度陳潁州八丈溝故迹初世脩言
 陳州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丈溝或斷或續迤邐
 東去由潁及壽綿亘三百五十餘里乞因其故道量
 加濬治興復大江次河射虎流龍百尺等陂塘導水
 行溝中基布灌溉俾數百里復為稻田則其利百倍
 繪圖來上帝意向之王安石曰世脩言引水事即可
 試八丈溝新河則不然昔鄧艾不賴蔡河漕運故能
 并水東下大興水田厥後既分水以注蔡河又有新
 脩埝以限之與昔不同惟無所用水即水可并而溝
 可復矣故先命世脩相度四年三月帝語侍臣中人

視麥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數百
 里獨樞密院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安石曰就令
 薄固可再淤厚而後止是月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
 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既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
 極勞弊帝曰淤田於百姓何苦聞土細如麩王安石
 曰慶卒之變陛下盱食大臣宜於此時共圖消弭乃
 合為浮議歸咎淤田保甲了不相關此非待至明而
 後察也十月前知襄州光祿卿史炤言開脩古淳河
 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餘頃脩治陂堰民已獲利
 慮州縣遽欲增稅詔三司應興脩水利墾開荒梗毋

增稅五年二月侯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及定其直各有差仍於次年起稅若願增錢者不以投狀先後給之五月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永國渠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鑿焦家莊地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實遣程昉領其事昉剗河去䟽土築爲巨堰水行再歲會霖雨谿谷合流大漲堰下土䟽惡莫能禦由此廢不復治閏七月程昉奏引漳洛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三

白渠爲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䟽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畝澮易治書所謂濬畝澮距川是也時人人爭言水利提舉京西常平陳世修乞於唐州引淮水入東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提舉陝西常平沈披乞復京兆府武功縣古迹六門堰於石渠南二百步傍爲土洞以木爲門回改河流溉田三百四十里大抵迂濶少效披坐前爲兩浙提舉開常州五瀉堰不當法寺論之至是降一官十一月陝西提舉常平楊蟠議修鄭白渠詔都水丞周良孺相視乃白石門堰涇水開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

渠王安石請捐常平息錢助民興作帝曰縱用內帑
錢亦何惜也六年三月程昉言得共城縣舊河漕若
疏導入三渡河可灌西坵稻田從之五月詔諸創置
水磴碾碓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命贊善大夫蔡
曠修永興軍白渠八月程昉欲引水淤漳旁地王安
石以爲長利須及冬乃可經畫九月丙辰賜侯叔獻
楊及府界淤田各十頃十月命叔獻理提點刑獄資
序周良孺與升一任皆實淤田之勞也陽武縣民邢
晏等三百六十四戶言田沙鹹瘠薄乞淤溉候淤深
一尺計畝輸錢以助興修詔與淤溉勿輸錢十二月

河北提舉常正韓宗師論程昉十六罪盛陶亦言昉
帝以問安石安石請令昉宗師及京東轉運司各差
官同考實以聞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四千餘頃於
是進呈宗師疏至言昉奏百姓乞淤田實未嘗乞帝
曰此小失何罪但不知淤田如何爾安石曰今檢到
好田萬頃又淤田四千餘頃陛下以爲不知臣實未
喻帝曰昉修漳河漳河歲決修滹沱又無下尾安石
力爲辨說已而宗師與昉皆放罪他日帝諭唐太宗
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
閉四海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

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安石佑昉大率類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爲民謝表遣二使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等縣淤田清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蠲稅一料樞密院奏淤田役兵多死每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下提點司密究其事提點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釐七年正月程昉言滄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增

灌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沱河下尾六月金州西城縣民葛德出私財修長樂堰引水灌溉鄉戶土田授本州司士參軍八月甲戌詔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次第九月又詔籍所興水利自今遣使體訪其不實不當者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琥請也十一月壬寅知諫院鄧閏甫言淤田司引河水於酸棗陽武縣田已役夫四五十萬後以地下難淤而止相度官吏初不審議妄興夫役乞加絀罰詔開封劾元檢討按覆官丁未同知諫院范百祿言向者都水監丞王孝先獻議於同州朝

邑縣界畝黃河淤安昌等處鹺地及放河水而鹹地
高原不能及乃灌注朝邑縣長豐鄉永豐等十社千
九百戶秋苗田三百六十餘頃詔蠲被水戶夏稅是
歲知耀州閻充國募流民治漆水堤八年七月程昉
言開滹沱湖盧河直河淤田等部役官吏勞績別爲
三等乞推恩從之三月庚戌發京東常平米募饑民
修水利四月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礮山漲水甚
濁乞開四斗門引以淤田權罷漕運再旬從之深州
靜安令任迪乞俟來年刈麥畢全放滹沱湖盧兩河
又引永靜軍雙陵口河水淤溉南北岸田二萬七千
餘頃河北安撫副使沈披請治保州東南沿邊陸地
爲水田皆從之閏四月丁未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
民憲請於熙州南關以南開渠堰堰引洮水並東山
直北道下至北關并自通遠軍熟羊砦導渭河至軍
溉田詔民憲經度如可作陂卽募京西江南陂匠以
往五月乙酉右班殿直幹當修內司楊琰言開封陳
留咸平三縣種稻乞於陳留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
二堤之間修築水塘用碎甃築虛堤五步以來取汴
河清水入塘灌溉從之七月江寧府上元縣主簿韓
安厚引水溉田二千七百餘頃遷光祿寺丞太原府

草澤史守一修晉祠水利溉田六百餘頃八月知河
中府陸經奏管下淤官私田約二千餘頃下司農覆
實九月癸未提舉出賣解鹽張景溫言陳留等八縣
鹺地可引黃汴河水淤溉詔次年差夫十二月癸丑
侯叔獻言劉瑾相度淮南合興修水利僅十萬餘頃
皆並運河乞候開河畢工以水利司錢募民修築圩
埠九年八月程師孟言河東多土山高下旁有川谷
每春夏大雨衆水合流濁如黃河礮山水俗謂之天
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董村旁有馬壁谷水
嘗誘民置地開渠淤瘠田五百餘頃其餘州縣有天

河水及泉源處亦開渠築堰凡九州二十六縣新舊
之田皆爲沃壤嘉祐五年畢功績成水利圖經二卷
迄今十七年矣聞南董村田畝舊直三兩千收穀五
七斗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收至三兩石今臣權領
都水淤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鹹鹵之地盡成膏腴
爲利極大尚慮河東猶有荒瘠之田可引大河淤溉
者於是遣都水監丞耿琬淤河東路田十年六月師
孟琬引河水淤京東西沿汴田九千餘頃七月前權提
點開封府界劉淑奏淤田八千七百餘頃三人皆減
磨勘年以賞之九月入內內侍省都知張茂則言河

北東西路夏秋霖雨諸河決溢占壓民田詔委官開
畝元豐元年二月都大提舉淤田司言京東西淤官
私瘠地五千八百餘頃乞差使臣管幹許之四月詔
闢廢田興水利建立堤防修貼圩埠之類民力不給
者許貸常平錢穀六月京東路體量安撫黃廉言梁
山張澤兩灤十數年來淤澱每歲汎浸逾城民田乞
自張澤灤下流濬至濱州可泄壅滯從之十二月壬
申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
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
朕取淤上親嘗極爲潤膩二年導洛通汴六月罷沿

汴淤田司十二月辛酉置提舉定州路水利司三年
知維州楊采開白浪河哲宗元祐以後朝廷方務省
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二月甲辰詔瀕河州縣積水
占田在任官能爲民溝畝疏導退出良田百頃至千
頃以上者遞賞之功利大者取特旨四年六月乙丑
知陳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勢卑下秋夏之間許蔡汝
鄧西京及開封諸處大雨則諸河之水並由陳州沙
河蔡河同入潁河不能容受故境內瀦爲陂澤今沙
河合入潁河處有古八丈溝可以開濬分決蔡河之
水自爲一支由潁壽界直入于淮則沙河之水雖甚

汹涌不能壅遏詔可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赦書略曰熙寧元豐中諸路專置提舉官兼領農田水利應民田堤防灌溉之利莫不修舉近多因循廢弛慮歲久日更隳壞命典者以時檢舉推行崇寧二年三月宰臣蔡京言熙寧初修水土之政元祐例多廢弛紹復先烈當在今日如荒閑可耕瘠鹵可腴陸可爲水水可爲陸陂塘可修灌溉可復積潦可洩圩埤可興許民具陳利害或官爲借貸或自備功力或從官辦集如能興修依格酬獎事功顯著優與推恩從之三年十月臣僚言元豐官制水之政令詳立法之意非徒爲穿塞開導修舉目前而已凡天下水利皆在所掌在今尤急者如浙右積水比連震澤未有歸宿此最宜講明而未之及者也願推廣元豐修明水政條具以聞從之

岷江水發源處古導江今爲永康軍漢史所謂秦蜀守李冰始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皂江皆爲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益間夏潦洋溢必有潰暴衝決可畏之患自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

減而耕桑之利溥矣皂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爲三曰外應溉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于懷安之金堂東北曰三石洞溉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濛陽而達于漢之雒東南曰馬騎溉導江與彭之崇寧成都之郫温江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派別支分不可悉紀其大者十有四自外應而分曰保堂曰倉門自三石洞曰將軍橋曰灌田曰雒源自馬騎曰石址曰豉堯曰道溪曰東穴曰投龍曰北曰樽下曰玉徙而石渠之水則自離堆別而東與上下馬騎乾溪合凡爲堰九曰李光曰膺村曰百

丈曰石門曰廣濟曰顏上曰弱水曰濟曰導皆以隄攝北流注之東而防其決離堆之南實支流故道以竹籠石爲大隄凡七壘如象鼻狀以捍之離堆之趾舊鑿石爲水澤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于江歲作侍郎堰必以竹爲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爲高下之度江道旣分水復湍暴沙石田委多成灘積歲暮水落築隄壅水上流春正月則役工濬治謂之穿淘元祐間差憲臣提舉守臣提督通判提轄縣各置籍凡堰高下闊狹淺深以至灌溉頃畝夫役工料及監

臨官吏皆注於籍歲終計效賞如格政和四年又因
臣僚之請檢計脩作不能如式以致決壞者罰亦如
之大觀二年七月詔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旱則引
灌澇則疏導故無水旱然歲計脩堰之費敷調於民
工作之人並緣爲姦濱江之民困於騷動自今如敢
妄有檢計大爲工費所剩坐贓論入已準自盜法許
人告興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澆溉民田頃畝浩
瀚每春首隨食水戶田畝多寡均出夫力脩葺後經
靖康之亂民力不足夏月暴水衝損堰身紹興二十
二年利州東路帥臣楊庚奏謂若全資水戶脩理農

忙之時恐致重困欲過夏月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
隊人併力修治庶幾便民從之興元府山河堰灌漑
甚廣世傳爲漢蕭何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奏
上堰法獲降勅書刻石堰上詔中興以來戶口凋疎
堰事荒廢累增修葺旋卽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前
諸軍統制吳玘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大堰濬大
小渠六十五復見古跡並用水工準法修定凡溉南
鄭褒城田二十三萬餘畝昔之瘠薄今爲膏腴四川
宣撫王炎表稱玘宣力最多詔書褒美焉

克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天禧元年知昇州丁謂言城北有後湖往時歲旱水竭給爲民田凡七十六頃出租錢數百萬蔭溉之利遂廢令欲改田除租迹舊制復治岸畔疏爲塘陂以畜水使負郭無旱歲廣植蒲茨養魚鱉縱貧民漁采又明州請免濠池及慈溪鄞縣陂湖年課許民射利詔並從之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陽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力罷於牽挽官私船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

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閤門祗候李居中按視以爲當然明年役旣成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四年淮南勸農使王貫之導海州石閘堰水入漣水軍溉民田知定遠縣江澤知江陰軍崔立率民修廢塘濬古港以灌高仰之地並賜詔獎焉神宗熙寧元年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護使臣並以管幹河塘繫銜常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啓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淮之請也二年三月甲申先是凌民瞻建議廢呂城堰又卽望亭堰置牓而

不用及因濬河隳敗古涇函石牖石礎河流益阻百姓勞弊至是民瞻等貶降有差六年五月杭州於潛縣令邾亶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碁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爲堤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畢治矣十一月命亶興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兩浙工役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復言涿西涇浜淺涸當濬涿東堤防川瀆堙沒當修

請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利九年正月壬午劉瑾言揚州江都縣古鹽河高郵縣陳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宿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壽州安豐縣芍陂等可興置欲令逐路轉運司選官覆按從之元豐五年九月淮南監司言舒州近城有大澤出瀟山注北門外比者暴雨漂居民知州楊希元築捍水堤千一百五十丈置洩水斗門二遂免淫潦入城之患並璽書獎諭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閼十

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竒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助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牖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

甫言往年田棊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

用牖蓄水惟隨淮而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竒撰記刻石龜山後至建中靖國初之竒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常是年將作監主簿李湜言鼎澧等州宜開溝洫置斗門以便民田詔措置以

聞七年十月濬真楚運河哲宗元祐四年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洲犇牛皆置牐是歲知杭州蘇軾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及西湖水造堰牐以時啓閉初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濬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漑田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湖潮水淤河泛溢闐闐三年一濬爲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旣濬二河復以餘力全六井民獲其利十二月

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摔戶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竦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牐以時開閉通放舟船實爲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礎石木溝並委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四年四月水部員外郎趙竦請濬十八里河令賈種民相度呂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詔發

運并轉運司同視利害以聞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言呂城牐常宜車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咎至而力不給許量差牽駕兵卒併力爲之監官任浦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所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通賜名通漣河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牐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牐利害因命孝蘊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啓閉日限之法三年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疊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

開江兵卒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置提舉淮浙澳牐司官一員掌杭州至揚州瓜州澳牐凡常潤杭秀揚州新舊等牐通治之崇寧二年初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計工二百二十二萬七千有奇爲緡錢糧斛十八萬三千六百乞置幹當官十員朝廷下兩浙監司詳議監司以爲可行時又開青龍江役夫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確謂三州開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二人請就令護察已開之江遇潮沙淤澱隨卽開淘若他役者以違制論確與監司往往被賞人以爲濫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

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畢工明年三月詔曰昨二浙水災委官調夫開江而總領無法役人暴露飲食失所疾病死亡者衆水仍爲害未嘗究實按罪反蒙推賞何以厭塞百姓怨咨乃下本路提刑司體量提刑司言開濬吳松青龍江役夫五萬死者千一百六十二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貫石積水至今未退於是元相度官轉運副使劉何等皆坐貶降四年正月以倉部員外郎沈延嗣提舉開修青草洞庭直河大觀元年五月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臣向在姑蘇徧詢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

若開江濬浦蓋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大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反掌耳今境內積水視去歲損二尺視前歲損四尺良由初開吳松江繼濬八浦之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司與諸曉水勢精疆之吏徧詣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爲之備然後興夫調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詔吳擇仁相度以聞開江之議復興矣十一月詔曰禹貢三江旣道震澤底定今三江之名旣失其

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路監司選擇能臣
檢按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度圩岸以聞於是復
詔陳仲方爲發運司屬官再相度蘇州積水二年八
月詔常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三年
兩浙監司言承詔案古迹導積水令請開淘吳松江
復置十二牐其餘浦牐溝港運河之類以次增修若
田被水圍勸民自行修治章下工部工部謂今所具
三江或非禹迹又吳松江散漫不可開淘泄水遂命
諸司再相度以聞四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練湖賜
茅山道觀緣潤州田多高仰及運渠夾岡小淺易涸

賴湖以濟請別用天荒江漲沙田賜之仍令提舉常
平官考求前人規畫修築從之十月戶部言乞如兩
浙常平司奏專委守令籍古豬水之地立隄防之限
俾公私毋得侵占凡民田不近水者略倣周官遂人
稻人溝防之制使合衆力而爲之詔可政和元年知
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害稼比疏新
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請益開二百里起
西華循宛丘入項城以達于淮從之政和元年十月
詔蘇湖秀三州治水躬立圩岸其工費許給越州鑑
湖祖賦已而升蘇州爲平江府潤州爲鎮江府二年

七月兵部尚書張閔言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朝汎往來率無寧歲而比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赭山卽回薄巖門白石一帶北岸壞民田及鹽亭監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趨赤岸隄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于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修築之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湮塞者凡七處以成運河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

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又可就土興築自古江水浸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頃者凡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興政和圩田例召人戶自備財力興修詔沈鏐等相度措置六年閏正月知杭州李偃言湯村巖門白石等處並錢塘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漸致侵嚙乞依六和寺岸用石砌壘乃命劉旣濟修治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運司濬治四年詔曰聞平江三十六浦內自昔置牐

隨潮啓閉歲久湮塞致積水爲患其令守臣莊徽專
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導歸江海依舊置牐於是發
運副使應安道言九港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議惟當
先開崑山縣界茜涇塘等六所秀之華亭縣欲並循
古法盡去諸堰各置小斗門常州鎮江府望亭鎮仍
舊置牐八月詔戶曹趙霖相度役興而兩浙擾甚七
年四月己未尚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成搔擾詔權
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重和元年二年前發運副使
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牐
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

修復六月詔兩浙霖雨積水多浸民田平江尤甚由
未濬港浦故也其復以趙霖為提舉常平措置救護
民田振恤人戶毋令流移失所八月詔加霖直秘閣
宣和元年二月臣僚言江淮荆漢間荒瘠彌望率古
人一畝十鍾之地其堤閘水門溝澮之跡猶存近絳
州民呂平等詣御史臺訴乞開濬熙寧舊渠以廣浸
灌願加稅一等則是近世陂池之利且廢矣何暇復
古哉願詔常平官有興修水利功效明白者亟以名
聞特與褒除以勵能者從之八月提舉專切措置水
利農田所奏浙西諸縣各有陂湖溝港涇浜湖灤自

來蓄水灌溉及通舟楫望令打量官按其地名丈尺
四至並鑄之石從之三月趙霖坐增修水利不當降
兩官六月詔曰趙霖興修水利能募被水艱食之民
凡役工二百七十八萬二千四百有奇開一江一港
四浦五十八瀆已見成績進直徽猷閣仍復所降兩
官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伯
措置三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畎水運河限三
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綱運會
集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
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
壩引江潮入河然後倍用人工車畎以助運水從之
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
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
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縡以
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
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
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
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
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六月臣僚言比緣
淮南運河水澀逾半歲禁網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

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稹欲開一河自貽盱出宣化朝廷下發運司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牐自洪澤至召伯數

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採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真泰三河所分於牐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牐復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云三年二月詔越之鑑湖明之廣德湖自措置爲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常賦又多爲權勢所占兩州被害民以流徙宜令陳亨伯究實如租稅過重即裁爲中制應妨下流灌溉者並弛以予民五年三月詔呂城至鎮江運河淺

澀狹隘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湖專委王復淮南專
委向子謹同發運使呂淙措置車水通濟舟運四月
又命王仲閔同廉訪劉仲元漕臣孟庾專往來措置
常潤運河又詔東南六路諸牐啓閉有時比聞綱舟
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令非時啓版走泄河水妨
滯綱運誤中都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
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司提舉等
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鎮
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理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
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

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本路漕臣并本
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聞六年九月盧宗原
復言池州大江乃上流綱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
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拆船灣
言舟至此必毀拆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
餘里若開通入杜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
里風濤拆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七年九月丙子
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溧水
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
靖康元年三月丁卯臣僚言東南瀕江海水易泄而

多旱歷代皆有陂湖蓄水祥符慶曆間民始盜陂湖
爲田後復田爲湖近年以來復廢爲田雨則澇旱則
涸民久承佃所收租稅無計可脫悉歸御前而漕司
之常賦有虧民之失業無筭可乞盡括東南廢湖爲
田者復以爲湖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詔相度利
害聞奏八月辛丑戶部言命官在任興修農田水利
依元豐賞格千頃以上該第一等轉一官下至百頃
皆等第酬獎紹聖亦如之緣政和續附常平格千頃
增立轉兩官減磨勘二年實爲太優詔依元豐紹聖舊格

志卷第四十九

志卷第五十

宋史九十七

開儀言在國錄國事前書君丞相穆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是脫等奉
勅

河渠七

東南諸水下

淮郡諸水紹興初以金兵蹂踐淮南猶未退師四年
詔燒毀揚州灣頭港口牐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
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毀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
撫司毀拆真陽堰牐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
以資敵用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州
至淮口運河淺澀之處乾道二年以和州守臣言開

鑿姥下河東接大江防捍敵人檢制盜賊六年淮東
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
澀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前橋梁頭計四
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餘卒開濬從之七年二月詔
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山淺澀之處如法開撩淳
熙三年四月詔築泰州月堰以遏潮水從守臣張子
正請也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趙伯昌言通
州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袤一
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實所建遮護民田
屏蔽鹽竈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頽圯不存至本朝天

聖改元范仲淹爲泰州西溪鹽官日風潮泛溢滄沒
田產毀壞亭竈有請于朝調四萬餘夫修築三旬畢
工遂使海瀕沮洳瀉鹵之地化爲良田民得莫居至
今賴之自後寢失修治纔遇風潮怒盛卽有衝決之
患自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害阡陌洗蕩廬舍漂流
人畜喪亡不可勝數每一修築必請朝廷大興工役
然後可辦望令淮東常平茶鹽司今後捍海堰如有
塌損隨時修葺務要堅固可以經久從之九年淮南
漕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乃漢陳
登濬源爲塘用救旱饑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

置司真州歲藉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周回
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爲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
壘成堤以受啓閉廢壞歲久見有占來基趾可以修
築爲旱乾漑田之備凡諸場塩綱糧食漕運使命往
還舟艦皆仰之以通濟其利甚博本司自發卒貼築
周回塘岸建置斗門石礎各一所乞於揚子縣尉階
銜內帶兼主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
幾久遠責有所歸十二年和州守臣請於千秋澗置
斗門以防麻澧湖水洩入大江遇歲旱灌溉田疇實
爲民利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

州真州兩牐渚積今河水走泄緣瓜州上中二牐久
不修治獨潮牐一坐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然
迫近江湖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牐亦復損漏
令有司葺理上下二牐以防走泄從之
嘉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漫漶葑蕀彌
滿宜剏立堤堰以爲渚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
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
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其
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栽
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

用兼揚州墟鎮舊有隄牖乃泰州泄水之處其牖壞
久亦於此初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
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
陰西達于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
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于江共爲石礎十
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爲名錢諸堅名淮田多沮洳
因損之築隄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
淮東轉運判官

淞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築捍
海塘在候潮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彊

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胥山祠旣而潮避錢塘東
擊西陵遂造竹器積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旣固民居
乃莫逮宋大中祥符五年杭州言淞江擊西北岸益
壞稍逼州城居民危之卽遣使者同知杭州戚綸轉
運使陳堯佐畫防捍之策綸等因率兵力籍梢楫以
護其衝七年綸等旣罷去發運使李溥內供奉官盧
守勲經度以爲非便請復用錢氏舊法實石於竹籠
倚壘爲岸固以椿木環亘可七里斬材役工凡數百
萬踰年乃成而鈎末壁立以捍潮勢雖湍湧數丈不
能爲害至景祐中以淞江石塘積久不治人患墊溺

工部郎中張夏出使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揮專採石
修塘隨損隨治衆賴以安邦人爲之立祠朝廷嘉其
功封寧江侯及高宗紹興末以錢塘石岸毀裂潮水
漂漲民不安居令轉運司同臨安府修築孝宗乾道
九年錢塘廟子灣一帶石岸復毀於怒潮詔令臨安
府築填江岸增砌石塘淳熙改元復令有司自今江
岸衝損以乾道修治爲法理宗寶祐二年十二月監
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大方言江潮侵齧堤岸乞
戒飭殿步兩司帥臣同天府守臣措置修築留心任
責或有潰決咎有攸歸三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兼崇

政殿說書李衢言國家駐蹕錢塘今踰十紀惟是潮
江東接海門胥濤澎湃稍越故道則衝齧堤岸蕩析
民居前後不知其幾慶曆中造捍江五指揮兵士每
指揮以四百人爲額今所管纔三百人乞下臨安府
拘收不許占破及從本府收買椿石沿江置塲椿管
不得移易他用仍選武臣一人習於修江者隨其資
格或以副將或以路分鈐轄繫銜專一鈐束修江軍
兵值有摧損隨卽修補或不勝任以致江湖衝損堤
岸卽與責罰

臨安西湖周回三十里源出於武林泉錢氏有國始

置撩湖兵士千人專一開濬至宋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元祐中知杭州蘇軾奏謂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盡壞若二十年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水其勢必耗散又放水溉田瀕湖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芟菱穀米所獲不貲又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載輒調兵夫十餘萬開

濬又天下酒官之盛如杭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少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因請降度牒減價出賣募民開治禁自今不得請射侵占種植及鑿葑爲界以新舊菱蕩課利錢送錢塘縣收掌謂之開湖司公使庫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縣尉以管勾開湖司公使事繫銜軾既開湖因積葑草爲堤相去數里橫跨南北兩山夾道植柳林希榜曰蘇公堤行人使之因爲軾立祠堤上紹興九年以張澄奏請命臨安府招置廂軍兵士二百人委錢塘縣尉兼領其事專一濬湖若

包占種田沃以糞土重寘于法十九年守臣湯鵬舉
奏請重開乾道五年守臣周宗言西湖水面唯務深
闊不容填溢并引入城內諸井一城汲用尤在涓潔
舊招軍士止有三十餘人今宜增置撩湖軍兵以百
人為額專一開撩或有種植芟芟因而包占增疊堤
岸坐以違制二十九年臨安守臣言西湖冒佃侵多葑
茭蔓延西南一帶已成平陸而瀕湖之民每以葑草
圍裏種植荷花駸駸不已恐數十年後西湖遂廢將
如越之鑑湖不可復矣乞一切芟除務令淨盡禁約
居民不得再有圍裏從之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
比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
謂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率三
五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
郭穿闌閘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
騷然自胥吏壞砦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
某處置土某處置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
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
籍園圃隙地例成立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
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一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

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鄂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間泥沙潭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漚也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茅山蓋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公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牓每遇潮上則暫閉此牓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闌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使之紹興三年十一

月宰臣奏開修運河淺澀帝曰可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兵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宰臣朱勝非等曰開河非今急務而餽餉艱難為害甚大時方威寒後者良苦臨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當遷避至於畚牌所經沙泥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費者皆非便恐議者以為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淳言何恤焉八年又命守臣張澄發廂軍壯城兵千人開濬運河堙塞以通往來舟楫隆興二年守臣吳芾言城裏運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六處水口通流灌入府

河積水至望仙橋以南至都亭驛一帶河道地勢自昔高峻今欲先於望仙橋城外保安牌兩頭作壩却於竹車門河南開掘水道車戽運水引入保安門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都亭驛橋可以通徹積水以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從之乾道二年六月知荆南府王炎言臨安居民繁夥河港堙塞雖屢開導緣裁減工費不能成功臣嘗措置開河錢十萬緡乞候農暇特詔有司用此專充開河支費庶幾河渠復通公私為利上俞其請四年守臣周宗出公帑錢招集游民開濬城內小河疏通淤塞人以治辦稱之淳

熙二年兩湖漕臣趙礪老言臨安府長安牌至許村巡檢司一帶漕河淺澀請出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開濬又言欲於通江橋置板牖遇城中河水淺涸啓板納潮繼卽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卽收牖板聽舟楫往還為便七年守臣吳淵言萬松嶺兩旁古渠多被權勢及百司公吏之家造屋侵占及內砦前石橋都亭驛橋南北河道居民多拋糞土瓦礫以致填塞流水不通今欲分委兩通判監督地分廂巡逐時檢點勿令侵占并拋颺糞土秩滿若不淤塞各減一年磨勘違展一年以示勸懲十四年七

月不雨臣僚言竊見奉口至北新橋三十六里斷港絕潢莫此爲甚今宜開濬使通客船以平穀直從之鹽官海水嘉定十二年臣僚言鹽官去海三十餘里舊無海患縣以鹽竈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湍激橫衝沙岸每一潰裂常數十丈日復一日浸入鹵地蘆州港瀆蕩爲一壑今聞潮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漲怒濤犇勇海風佐之則呼吸蕩出百里之民寧不俱歿魚腹乎况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長安牖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船絡繹兩岸田畝無非決壞若海水徑入

于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滄沒之患而裏河堤岸亦將有潰裂之憂乞下漕西諸司條具築榛之策務使捍堤堅壯土脉充實不爲怒潮所衝從之十五年都省言鹽官縣海塘衝決命漕西提舉劉垕專任其事旣而垕言縣東接海鹽西距仁和北抵崇德德清境連平江嘉興湖州南瀕大海元興縣治相去四十餘里數年以來水失故道早晚兩潮奔衝向北遂致縣南四十餘里盡淪爲海近縣之南元有捍海古塘亘二十里今東西兩段並已淪毀侵入縣兩旁又各三四里止存中間古塘十餘里萬一水勢衝激不已不惟

鹽官一縣不可復存而向北地勢卑下所慮鹹流入蘇秀湖三州等處則田畝不可種植大爲利害詳今日之患大槩有二一曰陸地淪毀二曰鹹潮泛溢陸地淪毀者固無力可施鹹潮泛溢者乃因捍海古塘衝損遇大潮必盤越流注北向宜築土塘以捍鹹潮所築塘基址南北各有兩處在縣東近南則爲六十里鹹塘近北則爲袁花塘在縣西近南亦曰鹹塘近北則爲淡塘亦嘗驗兩處土色虛實則袁花塘淡塘差勝鹹塘且各近裏未至與海潮爲敵勢當東就袁花塘西就淡塘修築則可以禦縣東鹹潮盤溢之患

其縣西一帶淡塘連縣治左右共五十餘里合先修築蕪縣南去海一里餘幸而古塘尚存縣治民居盡在其中未可棄之度外今將見管椿石就古塘稍加工築壘一里許爲防護縣治之計其縣東民戶日築六十里鹹塘萬一又爲海潮衝損當計用椿木脩築袁花塘以捍之上以爲然

明州水紹興五年明州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專漑農田自慶曆中始有盜湖爲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嚴立法禁宣和以來王仲疑守越樓異守明剡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歲有水旱之患乞行廢罷盡復

爲湖如江東西之圩田蘇秀之圍田皆當講究興復
詔逐路轉運司相度聞奏乾道五年守臣張津言東
錢湖容受七十二溪方圓廣闊八百頃傍山爲固疊
石爲塘八十里自唐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
國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重修之中有四牐七堰
凡遇旱涸開牐放水溉田五十萬畝比因豪民於湖
塘淺岸漸次包占種植菱荷障塞湖水紹興十八年
雖曾檢舉約束盡罷請佃歲久菱根蔓延滲塞水脉
致妨蓄水無塘岸間有低塌處若不淘濬修築不惟
寢失水利兼恐塘埂相繼摧毀乞候農隙趁時開鑿
因得土脩治埔岸實爲兩便從之

鄞縣水嘉定十四年慶元府言鄞縣水自四明諸山
溪澗會至他山置堰小涇下江入河所入上河之水
專溉民田其利甚博比因淤塞堰上山觜少有溪水
流入上河自春徂夏不雨令官吏發卒開淘沙觜及
濬港汊又於堰上壘疊沙石逼使溪流盡入上河其
他山水入府城南門一帶有硤牐三所曰烏金曰積
瀆曰行春烏金硤又名上水硤昔因倒損遂捺爲壩
以致淤沙在河或遇溪流聚湧時復衝倒所捺壩走
泄水源行春橋又名南石硤硤面石板之下歲久損

壞空虛每受潮水演溢奔突出於石縫以致鹹潮袞
入上河其縣東管有道士堰至白鶴橋一帶河港堙
塞又有朱賴堰與行春等堰相連堰下江流通徹大
海今春闕雨上河乾淺堰身塌損以致鹹潮透入上
河使農民不敢車注漑田乞脩砌上水烏金諸處壩
堰仍選清彊能幹職官專一提督

潤州水紹興七年兩浙轉運使向子諲言鎮江府呂
城夾岡形勢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勤尋遣官屬
李澗詢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
復興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決故湖水不能潴蓄

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延陵
一帶良田亦被滄沒臣已令丹陽知縣朱穆等增置
二斗門一石礎及脩補隄防盡復舊蹟庶爲永久之
利乾道七年以臣僚言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
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
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寢緩其禁以惠民然
脩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潴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
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爲河一尺矣兵變以後多廢
不治堤岸圯闕不能貯水彊家因而專利耕以爲田
遂致淤澱歲月旣久其害滋廣望責長吏濬治堙塞

立爲盜決侵耕之法著於令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
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詔兩浙漕臣沈度
專一措置脩築慶元五年兩浙轉運浙西提舉言以
鎮江府守臣重脩呂城兩牖畢再造一新牖以固隄
防庶爲便利從之

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牖六百四
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輔臣奏今使往來事曰運河
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不擾民至十一年
冬臣僚言運河之濬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牖堰
自可潴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

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岸涇港極多其
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
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岸一
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
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閘門至常州有楓橋
許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風
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濬惟無錫五瀉牖損壞累年
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
若從舊修築不獨潴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
有楊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

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犇牛呂城二牐別無湖港瀦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縲湖綠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爲甚所當先濬上以爲然至嘉定間臣僚又言國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牐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也比年以來鎮江牐口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同淮東總領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開撩

越州水鑑湖之廣周廻三百五十八里環山三十六源自漢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始築塘溉田九千餘頃至宋初八百年間民受其利歲月寢遠濬治不時日久堙廢瀕湖之民侵耕爲田熙寧中盜爲田九百餘頃嘗遣廬州觀察推官江衍經度其宜凡爲湖田者兩存之立碑石爲界內者爲田外者爲湖政和末爲郡守者務爲進奉之計遂廢湖爲田賦輸京師自時姦民私占爲田益衆湖之存者亡幾矣紹興二十九年十月帝諭樞密院事王綸曰往年宰執嘗欲盡乾鑑湖云可得十萬斛米朕謂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則所損未必不過之凡事須遠慮可也隆興元

年紹興府守臣吳芾言鑑湖自江衍所立碑石之外
今爲民田者又一百六十五頃湖盡堙廢今欲發四
百九十萬工於農隙接續開鑿又移壯城百人以備
撩漉濬治差彊幹使臣一人以巡轄鑑湖隄岸爲名
二年芾又言修鑑湖全籍斗門堰牐蓄水都泗堰牐
尤爲要害凡遇綱運及監司使命舟船經過堰兵避
免車拽必欲開牐通放以致啓閉無時失泄湖水且
都泗堰因高麗使往來宜和間方置牐今乞廢罷其
後芾爲刑部侍郎復奏自開鑑湖溉廢田二百七十
頃復湖之舊又修治斗門堰牐十三所夏秋以來時雨

雖多亦無泛溢之患民田九千餘頃悉獲倍收其爲
利較然可見乞將江衍原立禁牌別定界至則隄岸
自然牢固永無盜決之虞紹興初高宗次越以上虞
縣梁湖堰東運河淺溢今發六千五百餘工委本縣
令佐監督濬治旣而都省言餘姚縣境內運河淺溢
壩牐壞阻滯綱運遂命漕臣發一萬七千餘卒自
都泗堰至曹娥塔橋開撩河身夾塘詔漕司給錢米
蕭山縣西與鎮通江兩牐近爲江沙壅塞舟楫不通
乾道三年守臣言募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
里并濬牐裏運河十二里通便綱運民旅皆利復恐

潮水不定復有填淤且通江六堰綱運至多宜差注
指使一人專以開撩西興沙河繫衝及發捍江兵士
五十名專充開撩沙浦不得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
屋居之

常州本隆興二年常州守臣劉唐稽言申利二港上
自運河發流經營回復至下流析爲二道一自利港
一自申港以達于江緣江口每日潮汐帶沙填塞上
流游泥淤積流洩不通而申港又以江陰軍釘立標
楊拘欄稅船每潮來則沙泥爲木標所壅淤塞益甚
今若相度開此二河但下流申利二港並隸江陰軍

若議定深濶丈尺各於本界開淘庶協力皆辦又孟

瀆一港在犇牛鎮西唐孟簡所開并宜興縣界沿湖
舊百瀆皆通宜興之水藉以疏洩近歲阻於吳江石
塘流行不快而沿湖河港所謂百瀆存者無幾今若
開通委爲公私之便至乾道二年以漕臣姜詵等請
造蔡涇牐及開申港上流橫石次濬利港以洩水勢
六年三月又命兩漕運副劉敏士漕西提舉芮輝於
新涇塘置牐堰以捍海潮楊家港東開河置牐通行
鹽船仍差牐官一人兵級十五人以時啓閉挑撩五
月又以兩漕轉運司并常州守臣言填築五瀉上下

兩牖及修築牖裏堤岸仍於郭廣港口舜郎廟側水
聚會處築捺硬壩以防走泄運水委無錫知縣主掌
鑰匣遇水深六尺方許開牖通放客舟淳熙五年以
漕臣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濬無錫縣以西橫林小
井及犇牛呂城一帶地高水淺之處以通漕舟九年
知常州章冲奏常州東北曰深港利港黃田港夏港
五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泰伯瀆烈塘江陰之東
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節港皆古
人開導以爲漑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堙塞不能
灌漑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

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爲悠久之利者
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
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
其南曰西蠡河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濬二十餘里
若更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
濬治之擾至若望亭堰牖置於隋之至德而徹於本
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
堰牖有三利焉陽羨諸瀆之水犇趨而下有以節之
則當潦歲平江三邑必無下流滙溢之患一也自常
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運河一有所節則沿河之

田旱歲資以灌溉二也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反使命
往來多苦淺涸今啓閉以時足通舟楫後免車畝灌
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濬嘉泰元年守臣李珪言
州境北邊揚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滬湖
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舊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
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橫
河五瀉諸港通于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爲支溝斷漾
曲繞叅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
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
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

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
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
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卽走泄南入于湖北
歸大江東徑注于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
旱一也至若兩傍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
五瀉堰日爲沙土淤漲遇潮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
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
皆已堙塞故雖有江湖之浸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
也况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使客于此往返每遇
水澀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審作填車水科役

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溉田缺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
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濬治
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牖固護水源
從之

昇州水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張孝祥言秦淮之水流
入府城別爲兩派正河自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爲
青溪自天津橋出柵砦門亦入於江緣柵砦門地近
爲有力者所得遂築斷青溪水口荆爲菴圃每水流
暴至則泛溢浸蕩城內居民尤被其害若訪古而求
使青溪直道大江則建康永無水患矣旣而汪澈奏

於西園依異時河道開濬使水通柵門入從之先是
孝祥又言秦淮水三源一自華山由句容一自廬山
由溧水一自溧水由赤山湖至府城東南合而爲一
縈迴綿亘三百餘里溪港溝澮之水盡歸焉流上水
門由府城入大江舊上下水門展闊自兵變後砌壘
稍狹雖便於一時防守實遏水源流通不快兼兩岸
居民填築河岸添造屋宇若禁民不許侵占秦淮旣
復故道則水不泛溢矣又府東門號陳二渡有順聖
河正分秦淮之水每遇春夏天雨連綿上源犇湧則
分一派之水自南門外直入於江故秦淮無泛濫之

患今一半淤塞爲田水流不通若不惜數畝之田疏導之以復古跡則其利尤倍其後汪澈言水潦之害大抵緣建康地勢稍低秦淮旣泛又大江湍漲其勢溢溢非由水門窄狹居民侵築所致且上水門砌壘處正不可闢闢則春水入城益多自今指定上下水門砌壘處不動夾河居民之屋亦不毀除止去兩岸積壤使河流通快况城中繫行宮東南王方不宜開鑿從之嘉定五年守臣黃度言府境北據大江是爲天險上自采石下達瓜步千有餘里共置六渡一曰烈山渡籍于常平司歲有河渡錢額五曰南浦渡龍

灣渡東陽渡大城堰渡岡沙渡籍于府司亦有河渡錢額六渡歲爲錢萬餘緡歷時最久舟楫廢壞官吏篙工初無廩給民始病濟而官漫不省遂至姦豪冒法別置私渡左右旁午由是官渡濟者絕少乃聽吏卒苛取以充課徒手者猶憚往來而車檐牛馬幾不敢行甚者扼之中流以邀索錢物竊以爲南北津渡務在利涉不容簡忽而但求征課臣已爲之繕治舟艦選募篙梢使遠處巡檢兼監渡官於諸渡月解錢則例量江面闊狹計物貨重輕斟酌裁減率三之一或四之一自人車牛馬皆有定數雕榜約束不得過

收邀阻乞覓哀一歲之入除烈山渡常平錢如額解
送其餘諸渡以二分充修船之費而以其餘給官吏
篙梢水手食錢令監渡官逐月照數支散有餘則解
送府司然後盡絕私渡不使姦民踰禁從之

秀州水秀州境內有四湖一曰柘湖二曰澱山湖三
曰當湖四曰陳湖東南則柘湖自金山浦小官浦入
于海西南則澱山湖自蘆歷浦入于海西北則陳湖
自大姚港朱里浦入于吳松江其南則當湖自月河
南浦口澉浦口亦達于海支港相貫乾道二年守臣
孫大雅奏請於諸港浦分作牐或斗門及漲涇堰兩

牐築月河置一牐其兩柱金口基址並以石爲之啓
閉以時民賴其利十三年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言
華亭東南枕海西連太湖北接松江江北復控大海
地形東南最高西北稍下柘湖十有八港正在其南
故古來築堰以禦鹹潮元祐中於新涇塘置牐後因
沙淤廢毀今除十五處築堰及置石礎外獨有新涇
塘招賢港徐浦塘三處見有鹹潮奔衝滄塞民田今
依新涇塘置牐一所又於兩旁貼築鹹塘以防海潮
透入民田其相近徐浦塘元係小派自合築堰又欲
於招賢港更置一石礎兼楊湖歲久今稍淺澱自當

開濬上曰此牒須當爲之方今邊事寧息惟當以民事爲急民事以農爲重朕觀漢文帝詔書多爲農而下今置牒其利久遠不可憚一時之勞十五年以兩湖路轉運判官吳垌奏請命湖西常平司措置錢穀勸諭人戶於農隙併力開濬華亭等處沿海三十六浦堙塞決泄水勢爲永久利乾道七年秀州守臣丘宙奏華亭縣東南大海古有十八堰捍禦鹹潮其十七久皆捺斷不通裏河獨有新涇塘一所不曾築捺海水往來遂害一縣民田緣新涇舊堰迫近大海潮勢湍急其港面闊難以施工設或築捺決不經久運

港在涇塘向裏二十里比之新涇水勢稍緩若就此築堰決可永久堰外凡管民田皆無鹹潮之害其運港止可捺堰不可置牒不惟瀕海土性虛燥難以建置兼一日兩潮通放鹽運不減數十百艘先後不齊比至通放盡絕勢必晝夜啓而不閉則鹹潮無緣斷絕運港堰外別有港汊大小十六亦合與修從之八年宙又言興築捍海塘堰今已畢工地理闊遠全藉人力固護乞令本縣知佐兼帶主管塘堰職事繫銜秩滿視有無損壞以爲殿最仍令巡尉據地分巡察詔特轉丘宙左承議郎令所築華亭捍海塘堰起時

栽種蘆葦不許樵採九年又命華亭縣作監牐官招
收土軍五十人巡邏堤堰專一禁戢將卑薄處時加
修捺令知縣縣尉並帶主管堰事則上下協心不致
廢壞淳熙九年又命守臣趙善悉發一萬工修治海
鹽縣常豐牐及八十一堰埧務令高牢以固護水勢
遇旱可以潴積十年以浙西提舉司言命秀州發卒
濬治華亭鄉魚祈塘使接松江太湖之水遇旱卽開
西牐堰放水入泖湖爲一縣之利

蘇州水乾道初平江守臣沈度兩浙漕臣陳彌作言
疏濬崑山常熟縣界白茆等十浦約用三百餘萬工
其所開港浦並通徹大海遇潮則海內細沙隨泛以
入潮退則沙泥沉墜漸致淤塞今依舊招置闕額開
江兵卒次第開濬不數月諸浦可以漸次通徹又用
兵卒駕船遇潮退搖蕩隨之常使沙泥隨潮退落不
致停積實爲久利從之淳熙元年詔平江府守臣與
許浦駐劄戚世明同置措開濬許浦港三旬訖工
黃巖縣水淳熙十二年浙東提舉勾昌泰言黃巖縣
舊有官河自縣前至溫嶺凡九十里其支流九百三
十六處皆以溉田元有五牐久廢不修今欲建一牐
約費二萬餘緡乞詔兩浙運司於窠名錢內支撥明

年六月昌泰復言黃巖縣東地名東浦紹興中開鑿置常豐牌名爲決水入江其實縣道欲令舟船取徑通過每船納錢以充官費一日兩潮一潮一淤纔遇旱乾更無灌溉之備已將此牌築爲平陸乞戒自今永不得開鑿放入江湖庶絕後患

荆襄諸水紹興二十八年監察御史都民望言荆南江陵縣東三十里沿江北岸古隄一處地名黃潭建炎間邑官開決放入江水設以爲險阻以禦盜旣而夏潦漲溢荆南復州千餘里皆被其害去年因民訴始塞之乞今知縣遇農隙隨力修補勿致損壞從之

淳熙八年襄陽府守臣郭杲言本府有水渠在中廬縣界擁馮水東流四十五里入宜城縣後漢南郡太守王寵嘗鑿之以引蠻水謂之水里溝可溉田六千餘頃歲久埋寢乞行修治旣而果又修護城隄以捍江流繼築救生堤爲二牌一通于江一達于濠當水涸時導之入濠水漲時放之于江自是水雖至隄無湍悍泛濫之患焉十年五月詔疏木渠以渠傍地爲屯田尋詔民間侵耕者就給之毋復取慶元二年襄陽守臣程九萬言募工修作鄧城水豐堰可防金兵衝突之患且爲農田灌溉之利三年臣僚言江陵府

去城十餘里有沙市鎮據水陸之衝熙寧中鄭獬作
守始築長堤隄水緣地本沙渚當蜀江下流每遇漲
潦奔衝沙水相蕩摧圯動輒數十丈見存民屋岌岌
危懼乞下江陵府同駐劄副都統制司發卒修築庶
幾遠民安堵免被墊溺從之

廣西水靈渠源即離水在桂州興安縣之北經縣郭
而南其初乃秦史祿所鑿以下兵於南越者至漢歸
義侯嚴出零陵離水即此渠也馬伏波南征之師饒
道亦出於此唐寶曆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以通漕
舟宋初計使邊訥始修之嘉祐四年提刑李師中領

河渠事重闢發近縣夫千四百人作三十四日乃成
紹興二十九年臣僚言廣西舊有靈渠抵接全用大
江其渠近百餘里自靜江府經靈州興安兩縣昔年
並令兩知縣繫銜兼管靈渠遇堙塞以時疏導秋滿
無闕例減舉員兵興以來縣道苟且不加之意吏部
差注亦不復繫銜渠日淺澀不勝重載乞令廣西轉
運司措置脩復俾通漕運仍俾兩邑令繫銜兼管務
要修治從之

志卷第五十

志卷第五十一

宋史九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事重事前中書省承相巖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禮一 古禮一

五代之衰亂甚矣其禮文儀注往往多草創不能備一代之典宋太祖興兵間受周禪收攬權綱一以法度振起故弊卽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詳定之開寶中四方漸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左司員外

郎知制誥扈蒙太子詹事楊昭儉左補闕賈黃中司
勳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撰開寶通禮二百卷
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太
宗尚儒雅勤於治政脩明典章大抵曠廢舉矣真宗
承重熙之後契丹既通好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
汾陰天書聖祖崇奉迭興專置詳定所命執政翰林
禮官參領之尋改爲禮儀院仍歲增修纖微委曲緣
情稱宜蓋一時彌文之制也自通禮之後其制度儀
注傳於有司者殆數百篇先是天禧中陳寬編次禮
院所承新舊詔敕不就天聖初王皞始類成書盡乾興

爲禮閣新編大率吏文無著述體而本末完具有司
便之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大常新禮及祀儀止於慶
曆三年皇祐中文彥博又撰大享明堂記二十卷至
嘉祐中歐陽脩纂集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
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爲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異
於舊者蓋十三四焉熙寧十年禮院取慶曆以後奉
祀制度別定祀儀其一留中其二付有司知諫院黃
履言郊祀禮樂未合古制請命有司考正群祀詔履
與禮官講求以聞元豐元年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樞
密直學士陳襄等爲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爲檢

討官襄等言國朝大率皆循唐故至於壇壝神位法
駕與輦仗衛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間情文訛舛
多戾於古蓋有規摹苟略因仍旣久而重於改作者
有出於一時之議而不足以爲法者請先條奏候訓
敕以爲禮式未幾又命龍圖直學士宋敏求同御史
臺閣門禮院詳定朝會儀注總四十六卷曰閣門儀
曰朝會禮文曰儀注曰徽號寶冊儀祭祀總百九十
一卷曰祀儀曰南郊式曰大禮式曰郊廟奉祀禮文
曰明堂祫享令式曰天興殿儀曰四孟朝獻儀曰景
靈宮供奉敕令格式曰儀禮敕令格式祈禳總四十

卷曰祀賽式曰齋醮式曰金錄儀蕃國總七十一卷
曰大遼令式曰高麗入貢儀曰女真排辦儀曰諸蕃
進貢令式喪葬總百六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外臣
葬敕令格式曰孝贈式其損益之制視前多矣紹聖
而後累詔續編起治平訖政和凡五十一年爲書三
百卷今皆不傳而大觀初置議禮局於尚書省命詳
議檢討官具禮制本末議定請旨三年書成爲吉禮
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頒焉議禮局請分
秩五禮詔依開寶通禮之序政和元年續脩成四百
七十七卷且命倣是脩定儀注三年五禮新儀成凡

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而詔開封尹王革編類通行者刊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其不奉行者論罪宣和初有言其煩擾者遂罷之初議禮局之制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其後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禋祀之器多更其舊既有詔討論冠服遂廢鞞用履其他無所改議而禮制局亦罷大抵累朝典禮講議最詳祀禮脩於元豐而成於元祐至崇寧復有所增損其存於有司者惟元豐郊廟禮文及政和五禮新儀而已乃若園丘之罷合祭天地明堂專以英宗配帝悉罷從

祀羣臣大蜡分四郊壽星改祀老人禧祖已祧而復遂爲始祖卽景靈宮建諸神御殿以四孟薦享虛禘祭去牙槃食卻尊號罷入閣儀并常朝及正衙橫行此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也元祐冊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創景靈西宮崇寧親祀方澤作明堂立九廟鑄九鼎祀熒惑大觀受八寶大祀皆前期十日而戒凡此蓋治平以前所未嘗行者欽宗卽位嘗詔春秋釋奠改從元豐儀罷新儀不用而未暇也靖康之厄蕩析無餘南渡中興銳意脩復高宗嘗謂輔臣曰晉武平吳之後上下不知有禮旋致禍亂周禮不秉其

何能國孝宗繼志典章文物有可稱述治平日久經
學大明諸儒如王普董弁等多以禮名家當時嘗續
編太常因革禮矣淳熙復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講
明詳備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
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
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沒理宗四十年
間屢有意乎禮文之事雖曰崇尚理學所謂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蓋可三歎咸淳以降無足言者今因
前史之舊芟其繁亂彙爲五禮以備一代之制使後
之觀者有足徵焉

五禮之序以吉禮爲首主邦國神祇祭祀之事凡祀
典皆領於太常歲之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穀孟夏
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
辛又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
秋分夕月東西太一臘日大蜡祭百神夏至祭皇地
祇孟冬祭神州地祇四孟季冬薦享太廟后廟春秋
二仲及臘日祭太社太稷二仲九宮貴神中祀九仲
春祭五龍立春後丑日祀風師亥日享先農季春巳
日享先蠶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春秋二仲上丁釋奠
文宣王上戊釋奠武成王小祀九仲春祀馬祖仲夏

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季夏土王日記中
雷立秋後辰日記靈星秋分享壽星立冬後亥日祠
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孟冬祭司寒其諸州奉祀則五
郊迎氣日祭岳鎮海瀆春秋二仲享先代帝王及周
六廟並如中祀州縣祭社稷奠文宣王祀風雨並如
小祀凡有大赦則令諸州祭岳瀆名山大川在境內
者及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祀典者仍禁近祠廟咸
加祭有不尅定時日者太卜署預擇一季祠祭之日
謂之畫日凡壇壝牲器玉帛饌具齋戒之制皆具通
禮後復有高禩大小酺神之屬增大祀爲四十二焉

其後神宗詔所定大祀太一東以春西以秋中以夏
冬增大蜡爲四東西蜡主日配月太廟月祭朔而中
祀四望南北蜡小祀以四立祭司命戶竈中雷門厲
行以藏冰出冰祭司寒及月薦新太廟歲通舊祀凡
九十二惟五享后廟焉政和中定五禮新儀以熒惑
陽德觀帝鼐坊州朝獻聖祖應天府祀大火為大祀
雷神歷代帝王寶鼎牡鼎蒼鼎岡鼎彤鼎阜鼎白鼎
魁鼎會應廟慶成軍祭后土為中祀山林川澤之屬
州縣祭社稷祀風伯雨師雷神為小祀餘悉如故建
炎四年十一月權工部尚書韓肖胄言祖宗以來每

歲大中小祀百有餘所罔敢廢闕自車駕巡幸惟存宗廟之祭至天地諸神之祀則廢而不舉今國步尚艱天未悔禍正宜齋明恭肅通于神明而忽大事弃重禮恐非所以消弭天災導迎景貺雖小祀未可徧舉如天地五帝日月星辰社稷欲詔有司以時舉行所有器服并牲牢禮料恐國用未充難如舊制乞下太常寺相度裁定省繁就簡庶幾神不乏祀仰副陛下昭事懷柔為民求福之意尋命禮部太常裁定每歲以立春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及冬至日四祀天夏至日一祀地立春上辛日祀感生帝立冬後祀

神州地祇春秋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免牲玉權用酒脯仍依方色奠饗以輔臣為初獻禮官為亞終獻紹興三年復大火祀配以闕伯以辰戌出納之月祀之二十七年禮部太常寺言每歲大祀三十六除天地宗廟社稷感生帝九宮貴神高禘文宣王等已行外其餘並乞寓祠齋宮自紹興以來太祀所行二十有三而已至是乃悉復之

舊制郊廟祝文稱嗣皇帝諸祭稱皇帝著作局準開元禮全稱帝號真宗以兼秘書監李至請改從舊制又諸祭祝辭皆臨事撰進多違典禮乃命至增撰舊

辭八十四首爲正辭錄三卷既復命知制誥李宗諤
楊億直史館陳彭年詳定之以爲永式祝版當進置
者並命秘閣吏書上親署訖御寶封給之凡先代帝
王祝文止稱廟號凡親行大祀則皇子弟爲亞獻終
獻五代以來宰相爲太禮使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
中丞爲儀仗使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京府尹爲橋道
頓迺使至是大禮使或用親王禮儀使專命翰林學
士儀仗鹵簿使亦或以他官太平興國九年始鑄五
使印太宗將封泰山以儀仗使兼判橋道頓迺事大
中祥符後凡有大禮以中書樞密分爲五使仍特鑄

印景祐二年詔有司皇地祇神州舊常叅官攝事非
所以尊神自今命兩省歲九大祠宰臣攝事者叅知
政事尚書丞郎學士奉祠於是叅知政事盛度享太
廟已受誓戒除知樞密院乃不奉祠又故事三歲一
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同而五使皆以輔
臣不以官之高下天程中乃以翰林學士領儀仗御
史中丞領鹵簿始用官次又每歲大祀皆遣臺省近
臣攝太尉其後或委他官大中祥符始復舊制又國
朝沿唐制以太尉掌誓戒今議太尉三公非其所任
請以吏部尚書掌誓戒詔用左僕射闕則用右僕射

刑部尚書一員莅之

熙寧四年參知政事王珪言南郊乘輿所過必勘箭然後出入此師行之法不可施於郊祀禮院亦言於是凡車駕出入門皆罷之六年以詳定所請又罷太廟及宣德朱雀南薰諸門勘契又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內臣二人執翟羽前導號曰拂翟失禮尤甚請除之

凡郊壇值雨雪卽齋宮門望祭殿望拜祭日不設登歌祀官以公服行事中祀以上古給明衣

開寶元年十二月郊以燎壇稍遠不聞告燎之聲始

用燿火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

又太廟初獻依開寶例以玉斝玉瓚亞獻以金斝終獻以瓢斝外壇器亦如之慶曆中太常請皇帝獻天地配帝以匏爵亞獻以木爵親祠太廟酌以玉斝亞獻以金斝郊廟飲福皇帝皆以玉斝詔飲福唯用金斝亞終獻酌以銀斝至飲福尚食奉御酌上尊酒投溫器以進

凡常祀天地宗廟皆內降御封香仍製漆匱付光祿司農寺每祠祭命判寺官緘署禮科送祀所凡祈告亦內出香遂爲定制嘉祐中裴煜請大祠悉降御封

香中小祠供太府香中祠減大祠之半小祠減中祠之半東西太一宮係大祠歲太府供香非時祈請降御封香準大祠例及皇地祇五方帝百神文宣武成從配神位牲牢寡薄呂公著亦論廟牲未備悉加其數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文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爲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於是每陛各設香又言先儒以爲實柴所祀者無玉爇燎所祀者無弊今太

常令式衆皇皆不用弊蓋出於此然考典瑞玉人之官皆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實柴所祀非無玉矣爇燎無弊恐或未然至是遂命衆星隨其方色用弊慶曆三年禮官余靖言祈穀祀感生帝同日其禮堂異不可皆用四圭有邸色尚赤乃定祈穀明堂蒼梓尺二寸感生帝四圭有邸朝日日圭夕月月圭皆五寸從祀神州無玉報社稷兩圭有邸祈不用玉明年祀儀成比通禮多所更定云嘉祐中集賢校理江休復言六典大祀養牲在滌三月禘享日近已踰其期而牲牢未供乞依漢唐置廩犧局下禮院議歲大小

祀幾百數而牲盛之事儲養無素宜如休復言乃置廩犧局設宰預養籍田舊地種植粢盛納于神倉以待祭祀之甲元豐六年詳定禮文所言本朝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位各設三牲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祠園丘方澤正配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攝事亦如之又簠簋尊豆皆非陶器及用龍杓請改用陶以禫爲杓又請南北郊先行非煙瘞血之禮至薦奠畢卽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粢又北郊皇地祇及神州地祇當爲坎瘞今乃建壇燔燎非是請今祭地祝版牲粢並瘞於坎又祀儀唯昊天上上帝皇地

祇高禩燔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瘞牲體殊不應典禮請自今昊天上上帝感生帝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太社太稷凡地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薦享太廟亦皆升首於室又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解薦醒則解爲十一體今親祠南郊正配位之俎不殊左右髀不分貴賤無豚解體解之別請郊廟薦腥解其牲兩體兩肩兩脇并脊爲七體左右髀俱用其載于俎以兩體左端兩肩兩脇次之脊居中皆進末至薦熟沉肉於湯止用右髀不升俎前後肱骨離爲三曰肩臂膺後髀股骨

去體離爲二曰肫脰前脊謂之正脊次直謂之脰脊
闊於脰脊謂之橫脊皆二骨脰骨最後二爲短脰旁
中二爲正脰最前二爲代脰若升俎則肩臂臠在上
端膊脰在下端脊脰在中央其俎之序則肩臂臠正
脊脰脊代脰短脰膊脰凡十一體而骨體升俎進神
坐前如少牢禮皆進下其牲體各預以半爲腥俎半
爲熟俎腸胃膚俎亦然又請親祠飲福酒訖倣儀禮
佐食搏黍之說命太官令取黍于簋搏以授祝祝受
以豆以蝦乎皇帝而無蝦辭又本朝親祠南郊習儀
於壇所明堂習儀於大慶殿皆近於瀆伏請南郊習

儀於青城明堂習儀於尚書省以遠神爲恭又賜胙
三師三公侍中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
知樞密同知院事禮儀仗鹵簿頓遞使牛羊豕肩
臂臠各五太子三師三少特進觀文大學士學士御
史大夫六尚書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節度使資政殿
大學士觀文翰林資政端明龍圖天章寶文承旨侍
講侍讀學士左右散騎常侍尚書列曹侍郎龍圖天
章寶文直學士光祿正議通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子
賓客詹事給事中中書舍人節度觀察留後左右諫
議龍圖天章寶文待制太中中大夫秘書殿中丞太

常宗正卿牛豕肩臂臠各三入内内侍省押班副都
知光祿卿監禮官博士牛羊脊脇各三太祝奉禮司
尊彝郊社太廟宮闈令監牲牢供應祠事内官羊髀
膊胙三應執事職掌樂工門幹宰手馭馬馭車人並
均給脾肫胙殼及腸胃膚之類

慶曆元年判太常寺呂公綽言舊禮郊廟尊壘數皆
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為看
器郊廟配位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
一升止一尊酌獻一尊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
分實之壇殿上下尊壘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以
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酒用酒二升者
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

志卷第五十二

宋史九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襲襲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脩

禮二 古禮二

南郊

南郊壇制梁及後唐郊壇皆在洛陽宋初始作壇於東都南薰門外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壇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設皇帝更衣大次於東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仁宗天聖六年始築外壝周以短垣置靈星門親郊則立表於青城表三壝神宗熙寧七

年詔中書門下叅定青城殿宇門名先是每郊撰進至是始定名前門口泰禋東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東側門曰夤明西側門曰肅成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著爲定式元豐元年二月詔內壝之外衆星位周環每二步植一棧繚以青繩以爲限域旣而詳定奉祀禮文所言周官外祀皆有兆域後世因之稍增其制國朝郊壇率循唐舊雖儀注具載園丘三壝每壝二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內壝誠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嚴內外之限

也伏請除去青繩爲三壝之制從之徽宗政和三年詔有司討論壇壝之制十月禮制局言壇舊制四成一成二十丈再成十五丈三成十丈四成五丈成高八尺一寸十有二陛陛十有二級三壝二十五步古所謂地上園丘澤中方丘皆因地形之自然王者建國或無自然之丘則於郊澤吉土以兆壇位爲壇之制當用陽數今定爲壇三成一成用九九之數廣八十一丈再成用六九之數廣五十四丈三成用三九之數廣二十七丈每成高二十七尺三成總二百七十有六乾之策也爲三壝壝三十六步亦乾之策也

成與壝俱三參天地之數也詔行之建炎二年高宗
至揚州庶事草創築壇於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
詔東京所屬官吏奉祭器大樂儀仗法物赴行在所
紹興十三年太常寺言國朝圓壇在國之東南壇側
建青城齋宮以備郊宿今宜於臨安府行宮東南修
建於是遂詔臨安府及殿前司修建圓壇第一成縱
廣七丈第二成縱廣一十二丈第三成縱廣一十七
丈第四成縱廣二十二丈一十二陛每陛七十二級
每成一十二級三壝第一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去
內壝外壝去中壝各半之燎壇方一丈高一丈二尺
開上南出戶方六尺三出陛在壇南二十步內地其
青城及望祭殿與行事陪祠官宿齋幕次並令絞縛
更不修蓋先是張杓爲京尹議築齋宮可一勞永逸
宇文价曰陛下方經略河南今築青城是無中原也
遂罷役

神位元豐元年十一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按
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至千五百一十四故外設重
營以爲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斗在北道之
西至於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
外宮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爲重營者所以等

神位也唐因隋制設爲三壇天神列位不出內壇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壇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壇然則爲三壇者所以序祀事也景德三年鹵簿使王欽若言漢以五帝爲天神之佐今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二龕與六甲岳瀆之類接席帝座天市之尊今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甲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極帝坐本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帝坐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望令

司天監參驗乃詔禮儀使太常禮院司天監檢定之禮儀使趙安仁言按開寶通禮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卽北辰耀魄寶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蓋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錄壇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坐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唐建中間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

天皇北極天一太一準天寶敕並合升第一等貞元二年親郊以太常議詔復從開元禮仍爲定制郊祀錄又云壇第三等有中宮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並在前開元禮義羅云帝有五坐一在紫微宮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宮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卽帝坐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宮陳中其神曰耀魄寶卽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內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爲太子第二主日爲帝王第三爲庶子第四爲嫡子第五爲天子之樞蓋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坐

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總名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竊惟壇圖舊制悉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爲定欽若復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帝鄭玄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禋六宗六升天皇五帝上按晉天文志帝坐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旣名帝坐則爲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議以子孫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禴之慶以廣維城之

基苟因前代闕文便爲得禮實恐眚朝茂典尤未適中詔天皇北極特升第一龕又設孫星于子星位次帝坐如故欽若又言帝坐止三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唯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按晉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坐實與帝坐不類詔特升第二龕舊郊丘神位板皆有司題署命欽若改造之至是欽若奉板便殿壇上四位塗以朱漆金字餘皆黑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黃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貯漆匣覆以黃練帊帝降階觀之卽付有司又以新定壇圖五帝五岳中鎮河漢合在第三等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言

準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享祀季秋大亨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協宜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按開寶通禮圜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官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亨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岳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圜丘雩祀明堂方丘並七十位卽是方丘有岳瀆從祀圜丘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望如奭請以通禮及

神位爲定其有增益者如後敕從之政和三年議禮
局上五禮新儀皇帝祀昊天上帝太史設神位版昊
天上帝位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橐秸太祖位于壇
上東方南向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大明夜明北
極九位于第一龕北斗太一帝坐五帝內坐五星十
二辰河漢等內官神位五十有四于第二龕二十八
宿等中官神位百五十有九于第三龕外宮神位一
百有六于內壝之內衆星三百有六十于內壝之外
第一龕席以橐秸餘以莞席皆內向配位太祖乾德
元年始有事於南郊自五代以來喪亂相繼典章制

度多所散逸至是詔有司講求遺逸遵行典故以副
寅恭之意是歲十一月十六日合祭天地于園丘初
有司議配享請以禧祖升配張昭獻議曰隋唐以前
雖追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徧加帝號之文梁陳南
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齊園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
隋祀昊天於園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園
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皇帝積累
勲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享從之九年正月詔以
四月幸西京有事於南郊自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
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

郊者四並以宣祖配太宗卽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是歲親享天地始奉太祖升侑雍熙元年冬至親郊從禮儀使扈蒙之議復以宣祖配四年正月禮儀使蘇易簡言親祀園丘以宣祖配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太祖皇帝光啓丕圖恭臨大寶以聖授聖傳於無窮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穀神州明堂以宣祖崇配園丘北郊雩祀以太祖崇配奏可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冬至園丘孟夏雩祀夏至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

季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祈穀及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雩祀及昊天上帝及皇地祇以太宗配感生帝以宣祖配明堂以真宗配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配奏可景祐二年郊詔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廟萬世不遷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親祀皆侑常祀園丘皇帝祇配以太祖祈穀雩祀神州配以太宗感生帝明堂以宣祖真宗配如舊慶曆元年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歷代郊祀配位無側向真宗示輔

臣封禪圖曰嘗見郊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蓋皇地
祇次之今修登封上帝宜當子位太祖太宗配位宜
比郊祀而斜置之其後有司不諭先帝以告成報功
酌宜從變之意每郊儀範旣引祥符側置之文又載
西向北上之禮臨時擇一未嘗考定乃詔南郊祖宗
之配並以東方西向爲定皇祐五年郊詔自今園丘
三聖並侑嘉祐六年諫官楊旼論水災繇郊廟未順
禮院亦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
遂罷之望祐初詔三聖並侑後復迭配未幾復並侑
以爲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經典當時有司失於講

求下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
至也然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
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
禮官議七年正月詔南郊以太祖定配高宗建炎二
年車駕至揚州築壇於江都縣之南東是歲冬至祀
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度宗咸淳二年將舉郊祀時復
議以高宗參配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洪燾
等議以爲物無二本事無二初舜之郊魯商之郊契
周郊后稷皆所以推原其始也禮者所以別等差視
儀則遠而尊者配於郊近而親者配於明堂明有等

也臣等謂宜如紹興故事奉太宗配將來明堂遵用
先皇帝彝典以高宗參侑庶於報本之禮奉先之孝
爲兩盡其至詔恭依

儀注乾德元年八月禮儀使陶穀言饗廟郊天兩日
行禮從祀官前七日皆合於尚書省受誓戒自來一
日之內受兩處誓戒有虧處潔今擬十一月十六日
行郊禮望依禮文於八日先受從享太廟誓戒九日
別受郊天誓戒其日請放朝參從之自後百官受誓
戒於朝堂宗室受於太廟祭之日均用丑時秋夏以
一刻春冬以七刻前二日遣官奏告配帝之室儀禮

司設大次小次及文武侍臣蕃客之次大常設樂位
神位版位等事前一日司尊彝帥其屬以法陳祭器
于堂東僕射禮部尚書視滌濯告潔禮部尚書侍郎
省牲光祿卿奉牲告克告備禮部尚書視鼎鑊禮部
侍郎視腥熟之節祭之日光祿卿率其屬取邊豆簠
簋實之及薦腥禮部尚書帥其屬薦邊豆簠簋戶部
兵部工部尚書薦三牲之腥熟俎禮畢各徹而有司
受之以出脯後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御史按視之奏
中嚴外辨以禮部侍郎請解嚴以禮部郎中贊者設
亞終獻位於小次之南宗室位於其後設公卿位於

亞終獻之南分獻官位於公卿之後執事者又在其後俱重行西南北上其致福也太牢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以羊左肩七箇犴豕以左肩五箇有司攝事進胙皆如禮太尉展視以授使者再拜稽首既享大宴號曰飲福自宰臣而下至應執事及樂工馭車馬人等並均給有差以爲定式是歲十一月日至皇帝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園立還御明德門樓肆赦仁宗天聖二年詔加真宗謚上謂輔臣曰郊祀重事朕欲就禁中習儀其令禮官草具以聞先郊三日奉謚冊寶于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景靈宮宿

太廟既享赴青城至大次就更衣壇改服袞冕行事五年郊後擇日恭謝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憚勞也三獻終增禮生七人各引本室太祝升殿徹豆三日又齋長春殿謝玉清昭應宮禮畢賀皇太后比籍田勞酒儀略如元會其恭謝云臣某虔遵舊典郊祀禮成中外協心不勝懽忭宣答曰皇帝德備孝恭禮成嚴配萬國稱頌懽豫增深帝再拜還內樞密使以下稱賀閣門使宣答樞密副使升殿侍立百官稱賀酒三行還內殿受命婦賀司賓自殿側幕次引內命婦於殿庭北向立尚儀奏請皇太

后卽御坐司賓贊再拜引班首升自西階稱封號妾
某氏等言郊祀再舉福祚咸均凡在照臨不勝忻忭
降再拜尚宮承旨降自東階稱皇太后聖旨又再拜
司賓宣答曰已成鉅禮歡豫良深皆再拜次外命婦
賀如內命婦儀退皆赴別殿賀皇帝惟不致詞不宣
答神宗元豐六年十一月二日帝將親郊奉仁宗英
宗徽號冊寶于太廟是日晚齋于大慶殿三日薦享
于景靈宮齋于太廟四日朝享七室齋于南郊之青
城五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園丘以太祖配是日帝
服鞞袍乘輦至大次有司請行禮服大裘被袞冕以

出至壇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太圭帝執以入宮架樂
作至午階下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
請行事宮架奏景安之樂文舞作六成止帝再拜詣
壘洗宮架樂作至洗南北向樂止帝搢圭盥帨訖樂
作至壇下樂止升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殿中
監進鎮圭嘉安樂作詣上帝神坐前北向跪奠鎮圭
於練籥執大圭俛伏興搢圭跪三上香奠玉幣執圭
俛伏興再拜內侍舉鎮圭授殿 監樂止廣安樂作
詣太祖神坐前東向奠圭幣如上帝儀登歌樂作帝
降壇樂止宮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止禮部尚書戶

部尚書以下奉饌俎宮架豐安樂作奉奠訖樂止再詣壘洗帝搢大圭盥悅洗爵拭爵訖執大圭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禧安樂作詣上帝神坐前搢圭跪執爵祭酒三奠訖執圭俛伏興樂止大祝讀冊帝再拜訖樂作次詣太祖神坐前如前儀登歌樂作帝降自午階樂止宮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樂止亞獻盥悅訖正安樂作禮畢樂止終獻行禮並如上儀獻畢宮架樂作帝升自午階樂止登歌樂作至飲福位樂止禧安樂作帝再拜搢圭跪受

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搏黍豆再受爵飲福訖奠爵執圭俛伏興再拜樂作帝降還位如前儀禮部戶部尚書徹俎豆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宮架宴安樂作一成止宮架樂作帝詣壘燎位南向立樂止禮直官曰可燎俟火燎畢柴禮儀使跪奏禮畢宮架樂仰帝出中壘門殿中監受大圭歸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帝乘輿還青城百官稱賀於端誠殿有司轉仗衛奏中嚴外辦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至玉輅所侍中跪請降輿升輅帝升輅門下侍郎奏請進行又奏請少駐宣侍臣乘馬將至宣

德門奏采薺一曲入門樂止侍中請降輅赴幄次有司奏解嚴帝常服乘輿御宣德門肆赦羣臣稱賀如常儀初淳化三年將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許王薨有司言王薨在未受誓戒之前準禮天地社稷之祀不廢詔下尚書省議吏部尚書宋琪等奏以許王薨謝去郊禮裁十日又詔輟十一日以後五日朝參且至尊成服百僚皆當入慰有司又以十二十三日受誓戒按令式受誓戒後不得弔喪闕疾今若皇帝既輟朝而未成服則全爽禮文百僚既受誓而入奉慰又違令式况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於昆仲爲大

宗於朝廷爲冢嗣遽茲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愁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實慮上帝之弗歆下民之斯惑况祭天之禮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差降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神宗之嗣位也英宗之喪未除是歲當郊帝以爲疑以問講讀官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對以不當廢珪又謂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太后之喪卽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園丘請冬至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

不可廢詔用景德故事惟郊廟及景靈宮禮神用樂
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警場
止鳴金鉦鼓角仍罷諸軍呈閱騎隊故事齋宿必御
樓警嚴幸後苑觀花作冰戲至是悉罷之有司言故
事當謁謝於祖宗神御殿獻享月吉禮以禮官攝詔
遣輔臣仍罷詣佛寺是後國有故皆遣輔臣高宗紹
興十二年臣僚言自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於明堂
而郊天之禮未舉來歲乞行大禮詔建園壇於臨安
府行宮東城之外自是凡六郊焉孝宗隆興二年詔
曰朕恭覽國史太祖乾德詔書有云務從省約無至

勞煩仰見事天之誠愛民之仁所以垂萬世之統者
在是今歲郊見可令有司除禮物軍賞其餘並從省
約初降詔以十一月行事以冬至適在晦日以至道
典故改用獻歲上辛遂改來年元為乾道乃以正月
一日有事南郊禮成進胙于德壽宮以牛腥體肩三
臂上臠二導駕官自端誠殿簪花從駕至德壽宮上
壽飲福稱賀陳設儀注並同上壽禮皇帝致詞曰皇帝
臣某言享帝合宮受天純嘏臣某與百僚不勝大慶
謹上千萬歲壽自後郊祀明堂進胙飲福並如上儀
光宗紹熙二年十一月郊以值雨行禮于望祭殿帝

遂感疾理宗四十一年一郊而已度宗咸淳二年權
工部尚書趙汝暨等奏今歲大禮正在先帝大祥之
後臣等竊惟帝王受命郊見天地不可緩也古者有
改元即郊不用前郊三年為計况今適在當郊之歲
既踰大祥之期園丘之祀豈容不舉於是降禮以十
一月十七日款謁南郊適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陰交
蝕遂改來年正月一日南郊行禮太常寺言皇帝既
已從吉請依儀用樂其十二月二十九日朝獻景靈
宮三十日朝享太廟尚在禪制之內所有迎神奠幣
酌獻送神作樂外其盥洗升降行步等樂備而不作

志卷第五十一

